



45
1222
14

取相才

齊商養定



五雜組卷之十四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覈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五雜組卷之十四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一卵棄千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闕其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官不若內官之逸也

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監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臧私汚人名節則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讒乎宋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翠

日即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
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
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
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
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
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
縣之吏宵旰竭蹙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

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
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
姓身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許
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
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
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
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為鼠竄新炬之

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士官與曲阜令取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求樂中邵地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

發

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相視其情真者卽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

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簿尉相視情真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潘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間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

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迨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證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賂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非常者槩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

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冤甚與宋
 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
 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取
 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為能者如山西趙思
 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冤獄得名拜諫議後出
 為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為誣悉縱之
 此則以意為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
 近於戲矣我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
 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
 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
 遇熟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特
 降旨停免故以誑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
 此亦法中之仁也

為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簿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

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為甚焉

為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為無奇而奸駟輩語據以為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

荒僻之鄉以踈迷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相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息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糜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駟儉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寃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為仰天長嘆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
 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
 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
 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
 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
 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閭者昔
 王荆公為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為韓魏公所知
 况其他乎

宋劉侗為陝州參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

為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
 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
 此詩即拜侗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侗者難矣
 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
 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上
 人終不見信如宋真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
 人也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
 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

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
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
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盃遣
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
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鷗
之挾兔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
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
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
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

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
平及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
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
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
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卽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
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
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

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
 為分守臬司轄者為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遙
 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祝釐入覲之役遷
 徙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
 後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
 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
 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國朝兵部
 僅在六卿之列而未宣之朝太司馬如馬公文

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
 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既為宰相自當
 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
 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為次至神宗始
 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
 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
 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
 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

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悉聽自。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求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為常三楊當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大學士為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

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官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為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真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待制以上見則直言其官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奪無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良嗣答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
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太
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答一人而無垂筵每日
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
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為宰相也但去
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
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為天下事無一不
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規者也夫

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
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為閣臣者亦
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二楊劉謝等得
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
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
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
至於今日主上神聖威福既不可竊而上下
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
不以身為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

天下哉

史稱姚崇為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
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宄潛伺幾務叢脞百姓
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
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
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
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
神醫而僅為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為高論而輕
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

說進譬之垂絕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
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為上策何者主非神
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
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為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
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
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
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為治功成事舉使四
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

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
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
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鷙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
懦而無為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眾具通達
之識者或昧於視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
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
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矣

寇萊公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
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進賢退不
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
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為也近來文用既密
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
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
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為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
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既多事幾亦繁大小

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
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况
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王
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為也平勃之譎誠不及
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為劉之功雖百王
陵無為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
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乎勃以不
爭責王魏以事仇使乎勃廢王魏死漢唐無文

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
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夫仁傑
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為正又以仁
傑為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
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
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
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
其才非不絕世然復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

必自以為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為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蓋事

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懂懂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即讀書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人也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自皆是若以忿懣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久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

言呐呐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
 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
 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
 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
 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
 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
 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
 柙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
 徒之矣自晉一變為清談言始不適於用宋一

變為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
 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為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
 對蓋赫蹠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
 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
 粹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
 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
 語猶自詫以為奇而况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
 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

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
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
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
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
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
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
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
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
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
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及
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
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
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
焉况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
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

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為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災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為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德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

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噓矣而噉名俗子喪然于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莅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

五祭經 卷之六
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
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
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
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
而狷蓋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
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
夫十五名而此一自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
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既嚴廩既俱絕不得已

自發白蠟僱昇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
有訴寃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
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
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
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
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
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
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二品以上方許

乘轎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
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
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即復
故蓋乘馬不惟僮馬且僮控馬持杙者反費於
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三三
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
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
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

皇朝中書

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
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
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
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
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一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
所者一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
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殽無日無之當時
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勤若此亦足

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御試
 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
 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
 不出近日遂習以為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
 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
 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
 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為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
 選最年少者一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

以一甲第二為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一
 為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
 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
 三百一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
 於二甲而一甲入史館一甲授六曹一甲出為
 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寢以衰
 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
 請一人為錄事一人為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

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婿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草布登青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獎勵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蕭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桂玉莫措徵責相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

東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為無裨而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奩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閹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

五經總論 卷十四
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
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玉山之援
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國朝而禁令益嚴
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
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
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
宰相所欲沈綯王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
牛庶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
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為激勸之盛心也宋

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冤上命重試
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
疑議亦少至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
日則投刺及門皆為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
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何寇
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為羊腸荆棘之路以登
賢黜後之典變為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
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
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
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
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
典試給事中華泉劾其黨題與徐經唐寅等及
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
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
賓尹為房考越房取韓敬為第一言官論之不
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
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取

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
能深入也此事蓋二見矣而庚戌為其蓋議論
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十七人中蓋多知
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
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
庸為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
列降為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
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

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揚用脩作狀頭天下
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
聯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
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
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
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
拔之高第而其後議論蠡起座主門生皆坐襦
職夫以韓之才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
故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

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
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
有卽夷虜戎狄猶當收之况比鄰州縣乎且州
縣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
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
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
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
爭之始解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聞

然攻之 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
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
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
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
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
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
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
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

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
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
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孳敬不拜主
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未嘉登
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未嘉憾之
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二三之
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無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

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倣也，勢可灼手，則竿櫓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狂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巨卿元伯一言相許，千里命駕，伯桃角哀信誓為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

義非徒為人己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

羣背義檢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矣其中矣况少
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
譽榮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以驩然無間安
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知己之人可
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為矣故欲全友
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
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為形迹
所拘勿為讒毀所惑勿為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

內得一知己死而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
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知己而後謂之士
亦必僅有一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
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闌駟儉皆與
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
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
已甚矣况其意不過為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
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為急務余戲謂朋友五

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未
 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
 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
 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
 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貴戚不敢與之
 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
 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
 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

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楨謂爵位不如
 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身
 如其人則鰥夫巖築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
 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
 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
 望者亦可恠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為
 三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
 別昏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為數姓者三代而

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
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
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溯流窮源若斯之
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國家更易
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
與其遠攀華胥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
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
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第呼豐公毋爲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
吳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
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恠僻不經見者而海內
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
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
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
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
世世爲昏姻天竺則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爲貴

種其餘皆為庶姓雖有功亦甘居太姓之下
 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路
 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始謂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謝為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
 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大近兒戲可笑然余
 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
 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
 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

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
 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為名
 族者甘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
 樂長樂此禁甚厲為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
 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賢
 無方即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
 當與為昏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
 禁昏姻此制最為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主家凌替落薄及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

事悠悠可為太息者此也

昏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為昏其餘可以推類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為東唐毅之後改為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為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為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之後因馬服而為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為丙

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苟昏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喪禮為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為母不過齊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為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

甚矣此禮二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即妾之子亦為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為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國家定為五月之服其於情禮可為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令亦

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為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國家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為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為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為可繼也昔虢叔死閔天太顛諸人為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况生死之際

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日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正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為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婿家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為之藥師樹其無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播紳禮法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一嘗茶果而出子姪族戚乃餞其祭餘較為彼

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為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一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二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日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昏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為長子之當戶

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為子娶婦即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既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二百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二三日後女偕婿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古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於孱壻悍婦驕兒穉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伏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鬪墻之實禍也余嘗見巨室兄弟家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

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讒隙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更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家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 大祖之言曰臣同居無鬪惟不

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郎方貴俱二世博
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二世宋會稽裘承詢
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
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
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一家為世
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朝文物威儀之
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

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樵魯而士夫禮法
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指紳
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遇村落輒為下
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鬻訟不
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
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
娛聲色鬻鬻鑿渾沌之竅矣然較之列邑猶為
彼善於此也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

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
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
非而實是者歐陽渙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
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
名沒之也禮有二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
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
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
初廷臣亦有主宮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
於諒闇之後從耶入繼與英宗之父養宮中者

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
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夫子所以有
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稱其兄於正名何
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耳
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 太后
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不
孝乎幸而 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
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未嘉不善處
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
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
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
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為
報報拜垂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
下手今時禮是也禮節揖也今人以頓首為常
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

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
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
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
非佳事也

五雜俎卷之十四終

五雜俎

卷之十四

終

